青湯録

元

汾署簽

g 69

F
キ-27

栗園先生著

牛渚漫錄

鄭孝胥題

全4冊
1~4
490.4
Gy1 2
No.1769
旧G69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部圖書
慶應義塾大学医学情報センター
昭和47年6月27日
富士川文庫
599

栗園先生著

牛渚漫録

鄭孝胥題

孝胥

丹鉛餘事

李經方題

牛渚漫錄敘

余嘗以為泰西格致之學莫能出吾書之範圍或者疑余言余乃為之徵天文算法於周髀蓋天徵地圜地動之說於大戴禮易乾鑿度書考靈曜徵化學之說

於列子莊子徵光學之說於墨子徵電氣之說於亢倉子關尹子淮南子徵植物動物之說於管子抱朴子聞者招緘口而退輓近士夫喜新驚奇於西人之醫事尤詫為獨絶見其器用之利解剖之

能藥物之精輒驚嘆矯舌謂為前古之所未有轉斥漢醫為迂疏寡効畢竟無足道噫嘻何其不學之甚也余攷古之俞跗能割皮解肌結筋搦髓華佗於鍼藥所不能及者輒使飲麻沸散破腹

取病復為縫腹傅以神膏此皆西人所謂窮理極精能者而古之漢醫於二千餘年之前固既優為之若吾之望氣察色見垣一方變化不測洞陰究陽則為西醫之所無然則漢醫何遽不若西

醫乎司馬温公之論佛法謂其精微不能出吾書余謂西學無不如此特淺學流目不識古以己所未聞遂以為烏有可謂蚍蜉撼樹不自量之甚者也日本淺田先生精於漢醫於舉世心醉西法

之時堅守故說百折不變蓋先生學問該博多讀古書故一貫有所見而云然也先生於刀匕餘暇曾彙輯古人論涉醫事之說名為牛渚漫錄余受而讀之並惟醫家諸說盡披其華而於天地間萬事萬物之理即此一篇亦可以旁推而交通之嗟夫西人之學無偏於趨新吾黨之學無偏於泥古彼之學術技藝極盛於近來數十年中古不及今其重今無足怪也吾開國猶

早學術技藝數千年前已稱極盛吾之重古之實有其可重者在也不究其異同動則勦襲西人知新之語概以古之所見所作爲芻狗鄙爲糟粕烏乎其可哉余故讀是編而嘆息久之

大清光緒七年春三月

嶺南黃遵憲公度撰

荊州楊守敬惺吾書

牛渚漫錄序

妙出於法。法得於學。及熟而運用之也。縱橫馳騁。唯意所適。法歸於無法。所謂官智止而神欲行。如韓白之行兵。張懷之揮毫。是已。醫之於術亦然。運用雖由才。不學無法。今夫非不學也。而紛雜無則。不免爲法使。非無才也。而機巧自私。或至與法相背。况乎忍而貪。併可醫者而黜諸鬼簿。宜矣。古以不藥爲得中醫也。予友有良醫三人焉。曰昆子典。曰尾臺士超。而其一則淺田識此也。皆有醫之學。有醫之才。忠而清。又具醫之德矣。是以崇患險證。他人望色而走者。不動聲色。批郤導窾。拔于鬼籙而躋諸壽域。猶庖丁之解牛。恢恢乎有餘地矣。往歲幕府抽子典。補養生所醫員。特命延見士超。識此亦辱賜謁。遂拜爲侍醫。今也二人已逝。獨有識此。差足强人意焉。蓋戊辰以還。百度一變。摸格西洋。即如醫

術亦唯西洋是崇。於是乎舉世滔滔。棄舊趨新。以病學醫。不死於病。而死於醫者。往往而有焉。不亦生靈之不幸乎。佛列翁者嘗有疢疾。西方名醫無能治。及寓橫濱。請幕府招識此。識此一診。發其病因。列翁大驚曰。吾歷醫多矣。無有及於此者。識此笑曰。暗中摸索。豈得能治乎。藥之數旬。沈痾忽然瘳。嚮二位局之疾。召識此爲之。亦亟奏奇切。於是乎姓名遠馳海外。一歲所治。不下三千餘人。識此又强力不倦。轎窓繙帙。燈下述作。皆實驗所得。不特醫病。又足以醫醫矣。一夕識此來訪。時月色晈朗。灝氣如水。淸飈徐徐起于樹間。急掃室命酒。相與話舊。欣如而笑。悽然而悲。不堪榮瘁今昔之感也。明日寄示牛渚漫錄二卷。且徵序。閱之。經史百家之書。凡涉醫事者。撮要拾英。商摧精當。可謂開悟門垂警醒矣。嗟乎。予長于識此。不能一紀。而怠惰不振。無裨於世。嘗欲錄管見。以待知乎後。奮然把筆。而欠伸而止。且夫方今以經史爲迂。或有一二來學者。要不過欲假塵垢粃糠。以爲讀觧文干祿利之資。一無爲心身者也。識此則不然。濟物之功。業已如此。而其受業者。亦皆向世所背。取時所捨。何信其術者之厚且多也。予嘗聞海外之爲醫。師心立法。棄故逐新。其法屢變。方亦無君臣佐使之配。一藥治一症。猶上世本草之治。未嘗有所謂黃岐張氏之書可率由者也。去歲米人索本邦醫籍。官併識此近著與之。顧洋人敏而克懋。其或有疑乎其學耶。抑又觀我之善治而然耶。安知不有他日私淑。而興于西方者。因欣然弁卷首。以徵將來。

東京　金陵芳野世育　撰

牛渚漫錄序

二三十年前。都下以善醫名者有二人。一曰尾臺榕堂。一曰淺田栗園。余皆共爲文字之交。當是時。安井息軒。鹽谷宕陰。芳野金陵十餘人。每月一次。迭主文酒之會。而榕堂。栗園與在其間。余每讀其文。未嘗不歎其以刀圭之暇。而與專門名家抗衡。毫無愧色也。其後海內騷擾。耆舊彫落殆盡。榕堂亦化爲異物。及明治維新。百度用西法。漢醫大衰。而栗園則名聲益震於海之內外。今世之醫。莫能比其盛也。今茲辛巳四月。余邀何公使黄參贊于草堂。酒闌興酣。栗園笑談之聲。獨震林木。既而揮毫作大字。有龍跳虎躍之勢。嗚呼。栗園之致是。夫豈徒哉。蓋栗園以其術起世之瘡痏。躋人於仁壽之域。歲不知其幾千。於是乎浩然之氣自生。而其豪爽磊快。遂致于如此也。余聞。曾參歌聲如出金石。栗園其

有古人之風也夫。頃刻其所著牛渚漫錄乞余序。受而讀之。不覺發嘆。猶記昔年余借榕堂所手抄之書而閱之。深知人之成名于世。皆禀非常之天資。而又必積勤學之功者也。今見栗園玆書益信焉。栗園軀幹雄偉。目光爛爛射人。今年過六旬。而精神氣力。宛然猶昔。作文每一篇成必見示。蓋余與栗園文字之交。三十餘年于此矣。久而弗替。老而益親。謂之進乎德義之交可也。序文之請其何敢辭哉。

明治十四年七月　中村正直撰

牛渚漫錄序

和漢醫書之夥。可上以撐北斗。下以塡蒼海。苟泛然讀之。雖多亦何益之有。然則讀之如何。曰讀書宜若權衡然。增之銖兩則俯。反是則仰。宜得中正爲度矣。然其人非心有權度。而眼徹紙背者。不易入其撰也。既入其撰矣。又非徵諸事實。而驗其當否。則未能免道聽塗說之弊也。是書係淺田栗園所著。栗園所讀之書。不知其爲幾千卷。凡自經史子集。至諸家雜錄。苟有涉醫事者。則必鈔錄以爲施治之資矣。今觀此編。有論有說。有解有誡。有箋有疏。博涉約取。應用不窮。可謂博而精詳而確矣。若夫怪妄譸張之說。悉擯斥弗錄。至其論斷。率取決於長沙。非如諸家私意杜撰。以詫該博之類。謂之醫門之慈航。濟世之津筏。豈不可哉。其謂漫錄者。蓋謙辭耳。顧者世之欲修醫道者。必當自此書始焉。是書

已通。則心存權度。而眼徹紙背者。思過半矣。栗園平生所著述。外則滿架連牀。內則拄腹撐膓。雖碩學宿儒。未覩如此之伎倆。求之古昔。亦未易得其儔。然亮之所畏者。獨不在此也。栗園嘗與亮同診病者於登春不老之二館。其於治小恙微患。未甚奇之。至大患篤癃者。構思擬方。一定不動。斷然曰。此可治矣。彼不可治矣。宛如龜卜數計。皆莫所遁其情。是最足以見神明變化之妙。又雖其診脈一日及數百人。未嘗見有倦怠之色。是雖固出仁恤之深。氣魄之厚。未始不因精詣深造之所致。則亮之所甚畏者。獨在此矣。亮與栗園。有師友之誼。及其徵序。義不得辭。姑書所見。以諗世之讀此編者。

明治九年丙子之夏識于日本橋南邁種德舍

今邨亮

牛渚漫錄卷一

目次

看書習藝必詳始末　及時須勉勵
賈千金田千金書　脉望蟲
醫五科七事　治病必察本
漢以前方　傷寒論金匱要畧
賛張仲景　仲景元化異同
讀仲景書　仲景書比孔子六經
醫有正宗旁門　審脈證
方法辨　醫有法略
三大關鍵　先立識見

擇醫訣　三不朽
傷寒論註　傷寒癰疽
傷寒殺下虛　傷寒大經
金匱發揮　王叔和成無己
本草辨僞　經傳別朱墨
素問出戰國秦漢　以兵譬醫
借醫喻政　治國有補瀉
醫方如奕譜　經方有神
幼科活套　庸醫殺人
醫品　食醫
病從口生　治病如治國
張從正朱震亨　諸家論人身
佛猶疝塊　大氣舉之
三要九紀　內外三因
論七情　性理入醫
論氣與熱　避瘟法
元氣虛實　醫有南北
療詩病　窮理害醫
害道有二端　辨肉食
審西洋情　備亂如服藥

牛渚漫錄卷一目次終

慶應義塾大學醫學圖書

牛渚漫錄卷一

栗園　淺田惟常識此甫著
男　惟恭
松本豐多　同　挍

看書習藝必詳始末

余嘗讀易簡方論曰憶余幼時。承父師之教命觀史時。因取全部通鑑。紫陽綱目。歷代書史。併記事本末。稗官演義。家藏筆記。齋集並參。更令設身處地。反覆摹擬如此。稍知古人之事。十分之一二耳。每怪纔看纂要捷錄者。便欲輕議古人。何其妄耶。以捷徑之史書。滋人妄談。已足以取譏于識者。以捷徑之醫書。滋人妄用。便以遺害世人。故凡看書習藝。必詳明始末。惟精惟一。而後能有成也。余有深感于此言。因冠漫錄之

首。

及時湏勉勵

袁子才曰。余少貧不能買書。然好之頗切。每過書肆。垂涎翻閱。若價貴不能得。夜輒形諸夢寐。曾作詩曰。塾遠愁過市。家貧夢買書。及作官後。購書萬卷。翻不暇讀矣。有如少時牙齒堅强。貧不得食。衰年珍羞滿前。而齒脫腹果。不能厭飫。爲可歎也。偶讀東坡李氏山房藏書記。甚言少時得書之難。後書多而轉無人讀。正與此意相同。絳雲樓書目跋云。昔者師曠對晉平公曰。老而學者。如焰燭之明。焰燭之行。孰與昧行乎。予亦惟知有燭之可照。終無燭而止。猶然昧行而已。悲夫。黃石牧後書目序云。目老而昏。艱於視。手老而□。倦於披。口老而乾。艱於讀。心老而衰。艱於思。然猶强勉。朝夕把一編。乃予溺於文久。於道終已無所發明。而蹉跎矣。昔之所誦。什不熟一。書增而學減。爲可恥也。余亦有深感于三氏之言。因書以警家兒。

買千金田千金書

盧復芷園覆餘云。予十三不讀書。以家貧稟弱耳。無所事事。廿歲業醫。苦記性遲鈍。五行書讀二百徧。數日即忘。喜聞書名。聞之必欲看。安得子母買書讀耶。稍會讀書。及有書可讀。已入世途。無緣肆力矣。近日細訪吾儕。靡不皆無精神。無財力。無資質。無書讀者。蓋從舉業異途。商賈中棟剩之倫。始向吾門。倘不培植之。縱成此業。亦庸士耳。曾發一願。欲買千金屋。千金田。千金書。以招四方業醫之人。給其所需。勉彼縱觀古今書。兼可延集天下名士。朝夕講究。若此十數年。豈無空群出穎之男子乎。復綿力無能。倘有儕生長者。大力量人。生大慈愍于此願中。收拾

一二人。在國則益國。在身則益身。在子孫則益子孫。眞眼前莫大功德。不減買生接衆修後生也。余亦抱此志久矣。然遇宗社之艱。流離顚沛。不能酬之。而今也老矣。日暮途遠。何得達斯願。徒撫心而長嘆也已。

脈望蟲

魏叔子脈望齋文集跋云。天下之生。莫貴於人。莫微於蟲。蟲至於蠹魚。則微之微者。然且三食神仙字。則爲脈望。而與之俱仙。甚矣乎其善變也。吾曹上下二千年。汗牛充棟。醫書誦讀涵泳。含英咀華。食所謂聖賢之字。何止千萬。而顧其所爲。依然歸於庸流。嗚呼。何不善變之甚耶。讀書每念及此。有深愧于脈望矣。

醫五科七事

陳無擇曰。古書所詮。不出脈病證治四科。又曰。凡學醫必識五科七事。

五科者。脈病證治。及其所因。七事者。所因復分爲三。故因脈以識病。因病以辨證。隨證以施治。則能事畢矣。易簡方序云。當先胗脈。次參以病。然後知爲何證。始可施以治法。古人所謂脈病證治四者。云是也。永類鈐方。又以脈病因證治。增爲五事。鈐而爲圖。貫申彼此。發明成書。使人一覽了然。是即唐宋醫學之楷梯。余課塾生。必用此法。以能辨脈病證治。爲小成也。陳無擇曰。學醫既明五科。每科須識其要。脈有浮沈遲數。病有風勞氣冷。證有虛實寒冷。治有汗下補吐。若於三因推明。外曰寒熱風濕。內曰喜怒憂思。不內外曰勞逸作强。各有證候。詳而推之。若網在綱。有條不紊。凡精診臻此域者。亦可稱爲大成矣。

治病必察本

金光明最勝王經云。隨病而設藥。假令患狀。殊先須療其本。此事醫家

本領。故治病必察其本。出于素問五藏別論。治病必求於本。又出于陰陽應象大論。見病知源。見於傷寒論序。褚氏遺書云。除疾之道。極其候證。詢其嗜好。察致病之由來。觀時人之所患。則窮其病之始終矣。直指方云。治病活法。雖貴於辨受病之證。尤貴於問得病之因。可謂二氏深得軒岐仲景之旨矣。叩舷憑軾錄云。蔣用文曰。善治疾者。必固本。急之。恐傷其事。聖人所以戒速也。明辨類函云。病貴先治本。本強末自順。亦可謂達醫之言矣。

漢以前方

漢距周不達。其方略技術。自超出于千古。魏叔子文集云。陳平六出奇計。全不見奇。友人曰。如醫用藥。藥本無奇品。對證恰好。一劑霍然。人便訝爲神効。徐靈胎曰。審察病情。辨別經絡。參考藥性。斟酌輕重。其於所

治之病。不爽毫髮。故不必有奇品異術。而沉痼艱險之疾。投之趣有神効。此漢以前之方也。張路玉曰。能以炎帝之道。隨機應用。不爲繩墨所拘者。漢長沙一人而已。

傷寒論金匱要略

陳念祖曰。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專取伊聖之方。而立三百九十七法。法以方而行。方以法而定。開千百年之法眼。不可專謂方。仲景後此道漸晦。程雲來曰。讀仲景金匱。必融會仲景傷寒。澄心年月。便領悟其旨趣。否則得此失彼。未許窺其要妙也。金鑑云。醫書自靈素而後。惟漢張機傷寒論。金匱要略二書。實一衇相承。但義理淵深。方法微奧。領會不易。又云。俾二書並行於世。庶後之業醫者。不爲俗說所誤。知仲景能治傷寒。未嘗不能治雜病也。夫傷寒論熟嫺。則雜病可不言而喻。古方考

究。則醫按可不惑而立。譬如精于經旨者。自明于史。深于理者。自通于數。苟不從此學。則終亦無確見。蓋傷寒論如左傳。金匱要略如國語。雖有少軒輊。俱無害於爲仲景之著矣。

贊張仲景

魏晉以來。醫人贊仲景者極夥。陶弘景曰。仲景一部。最爲衆方之祖。巢元方曰。仲景義最玄深。非愚淺所能解。皇甫謐曰。華佗存精獨識。仲景垂妙經方。孫思邈曰。傷寒熱病。自古有之。名賢濬哲。多所防禦。至於仲景有神効。尋思旨趣。莫測其致。所以醫人未能鑽仰。吳崑曰。嗚呼。仲景公說症立方。精良曲大都如此。譬之選將練兵。知之善任。則萬擧萬當。罔不奏功。彼用方不合症者。譬則出師無名。用藥不知性者。譬則將不知兵。其不喪師辱國者鮮矣。惡乎建功。晏子曰。良醫與良將埒。洵有以也。王肯堂曰。傷寒論義理。如神龍出沒。首尾相顧。鱗甲森然。又曰。仲景下字。具有史筆。不可草草看過。唐立三曰。仲景著書之旨。如雪亮月明。令人一目瞭然。其見雖各異。而其尊崇則一矣。

仲景元化異同

世或疑仲景元化。時世之異同。郭氏所辯亦甚精。曰問元化臨終之日。焚書獄中曰。此書可以活人。後世謂所焚之書。爲仲景之書。是耶非耶。曰非也。仲景之書。出於元化之後也。曰異哉。仲景漢人。元化魏人。安得出其後。曰仲景元化。同爲漢末人。仲景不仕魏。故世稱曰漢仲景。元化仕曹氏。故世稱曰魏佗也。考之史。元化死於呂布陳登之際。計其時在建安之初。（建安。後漢獻帝年號。）是時佗已百餘歲矣。仲景序論曰。余宗族素多。向餘二百。建安紀年以來。曾未十稔。其死亡者三分有二。傷寒十居其七。

感往昔之淪喪。傷橫夭之莫救。乃勤求古訓。博採衆方。爲傷寒雜病論合十六卷。則是書作於建安十年之後。故二公聲跡相接。而仲景猶爲後進也。又曰。問仲景元化之術孰優。曰未易優劣。大抵仲景之術。得於學識。元化之術。得於心悟。心悟則變化無常。自用多奇。而學者鮮能從。必欲從上聖之精微。爲百世之模楷。非仲景而誰歟。故仲景之於醫道。守其常也。元化之於醫道。從其變也。蓋此論本於皇甫謐說。按宋代醫流。王寔。朱肱。韓祇和。許叔微之輩。皆莫非推廣仲景者。而常器之。龐安時。郭雍三家。最稱精覈。今常書無傳。然補亡論略載其說。郭書近時吳舶儎來。既流傳于世。豈不愉快哉。

讀仲景書

許叔微曰。吾讀仲景之書。識仲景之意。而未嘗純用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又曰。讀仲景論。不能博通諸醫書。以發明其隱奧。專守一書。吾未見能也。程國彭曰。精妙入神。良法具在。熟讀精思。自然會通。然時移世易。讀仲景書。按仲景法。不必泥仲景方。而通變用葯。尤爲得當。陳念祖曰。仲景書。一語可當千百言。每令人闡發不盡。讀者須沈潛反覆。必於言外透出神髓。斯爲能讀仲景之書耳。又曰。余讀魯論。能近取譬二句。想見長沙當日。必非泛泛而求。大抵入手工夫。即以伊聖之方爲據。有此病。必用此方。用此方。必用此藥。其義精。其法嚴。毫釐千里之判。無一不了然於心。而從心變化而不窮。是故學者遵古。而不泥於古。然後可以讀活潑潑之傷寒論。先輩曰。說不乖理。方不違義。雖出後學。亦是良師。讀仲景之書。用仲景之法。然未嘗守仲景之方。乃爲得仲景之心。譬如拆舊屋構新屋。不再經匠氏之手。不可用也。古今醫統云。執古

方以爲治。謂之泥。捨古方以爲治。謂之鑿。泥也鑿也。皆非也。可謂至論矣。

仲景書比孔子六經

許魯齋文集云。醫方有仲景。儒書猶有六經。必有見于此。然後可與議醫。然其文古。其義隱。學者讀之。茫然不可涯涘。斯意醫家蚤既言及之。朱肱活人書云。伊尹仲景之書。猶六經。許叔微傷寒百證歌序云。論傷寒。而不讀仲景書。猶爲儒而不知有孔子六經也。徐彬曰。張仲景者。醫家之周孔也。仲景傷寒論。金匱要略。醫家之六經也。又曰。金匱要略。即爲後世雜症方書之祖。乃有葯味。有方論之靈素也。吳遵程曰。仲景爲醫門之孔子。所著傷寒論。辯析四時六經之脈證。精義入神。功在軒岐之上。其三百九十七法。一百一十三方。誠千古不可移易者也。古今元

氣不同。南北禀受各異。其間有宜師其意。而遵用其法。有宜師其意。而不盡其方。學者惟能神明於規矩之中。變通於法度之外。斯爲善讀仲景書爾。陳念祖曰。仲景崇以方藥爲治。而集羣聖之大成。醫門仲景。即儒門之孔子也。又曰。醫門之仲師。即儒宗之宣聖。凡有闡揚聖訓者遵之。其悖者砭之。障川東流。功在吾輩。又曰。迨漢仲師出。集伊聖及上古相傳之經方。著傷寒及金匱玉函經二書。方諸舉業家。與四子書無異。而猶有疑之者。豈四子之書。亦不可讀乎。又曰。金匱本於靈素。後之高明者。得金匱之一知半解。敷衍成篇。如今之舉業家。取五經四書題目。作臭腐時文。文無定體。唯不失立言之語氣。而合時文之法度。斯得矣。

醫有正宗旁門

張錫駒曰。醫有正宗。有旁門。旁門者。諸家之方書也。正宗者。神農黃帝。

仲景之書也。亦猶儒書之有六經語孟。而復有諸子百家。讀六經語孟。自可以該諸子百家。讀諸子百家。終不能窺聖人之門墻。夫諸家之書。非不遵仲景。非不引靈素。然所遵所引者。不過得其糟粕而已。豈能得其神理哉。得其糟粕。可愈諸病。及問其所然。則不知。得其神理。愈則知其所以愈之故。不愈亦知其所以不愈之由。此致知格物之極功。先知先覺之妙用也。又曰。今之醫者。不讀素靈。傷寒。金匱。神農本經。耑看方書。是大病也。醫者之方書。猶儒者之時文。讀時文。自能取科甲。看方書。亦能治百病。然讀時文。而未有不先讀四書六經者。看方書。而不讀靈素諸書。亦猶讀時文。而不讀四書六經。不過剽竊之學。何能探本窮源乎。且治病如治民。治重病如治亂民。治得其法。則亂者治。治不得其法。則治者亂矣。陳念祖曰。醫門豪傑之士。闡明神農之本經。軒岐之靈素。仲祖之論略。則千百方書。皆爲糟粕。設未脂也。必爲方書所囿。而蒙蔽一生。可畏哉。芳村恂益曰。所謂經學醫者。讀本草以明藥性。讀內經以察證治。讀易以知陰陽之變。讀諸家以辨方劑之制。學有源委。治不僥倖是矣。方藥之醫者。自以經驗之方。屢試病人。治療積年。技術稍熟。如薛立齊。龔雲林之徒是矣。是亦論醫之正宗旁門者。

審脈證

程崙原仲曰。醫之治疾。證與脈而已矣。證以識外。脈以洞中。二豎其何以逃。今之治疾。有愈有殆。有速有遲。其理何哉。在證之審與不審耳。前人謂雙以證姦。贓以證盜。此但言證。然未及言乎審也。愚意證若山川也。若城市也。審若知方也。若舉趾也。智者識之。愚者昧也。路不求近而走遠。道不求直而向紆。不知東西。不辨方隅。或走南而轅北駕。或信步

而不問岐途。沉痾不起。其在斯乎。衛生寶鑑李思云。証者證也。病伏於中。證形於外。養生主論云。證者正也。百病之名也。蓋古之作者。各自名家。科目名義。後昆受授。執以終身。開卷瞭瞭。對病還迷。故古人有云。不怕不會醫。只怕不識證。楊仁齊曰。醫不難於處方。難於識症。受病源流。惜不及究。律以古方。嘗識一中。不幾費人乎。陳氏小兒病源方論云。經云。談方說藥易。明脈識證難。史載之史方云。世之善醫者。不患治病之難。患識病之難。患使藥之難。昔人曰。以斧伐薪。可謂必克矣。然不循其理。則斧可闕。薪不可破。以藥對病。可謂必安矣。然不循其證。則藥不効。病不得愈。或曰。醫者於識證。尤當究心。如儒家參悟性理之功。則臨證自有把握。然後取法與方。用之必有左右逢原之妙矣。按仲景治法。內則審脈。外則審證。大要辨表裏虛實爲先。傷寒論每篇題言辨某病脈證。并治法者。爲之故也。叢桂偶記云。仲景謂觀其脈證。知犯何逆。隨證治之。未嘗謂隨脈治之。又曰。以法治之。法者言脈證二者。脈證兩相對。而後其治術可有方。縱令內外有虛實。止脈不可隨。不隨其證。無所施方。太陽之爲病脈浮云云。是觀脈也。頭項強痛而惡寒云云。是觀證也。此謂觀其脈證。又金匱玉函經。證治總例云。古者上醫相色。中醫聽聲。下醫診脈。診候之法。固是不易。蓋審證貴卓識絕倫。處方主簡確明淨。苟非能運古法。周以規化新奇。折以矩則不能臻此也。

方法辨

昔人嘗云。前乎仲景有法無方。後乎仲景有方無法。方法具備者。唯仲景爾。錢潢曰。前人創法。唯規矩以度之。繩墨以準之。理以貫之。義以一之。變而通之。神而明之。未可按圖而索驥也。夫醫之用藥。因病以立法。

如衡之於輕重。少者不可多。大者不可小。物有多少大小。而衡一以無心待之。權其多少大小。不差銖兩也。喜多村栲窓曰。治病如權。高下輕重。隨時變通。若偏矯一說。禍人不淺。醫貫云。當論方。不當論藥。當即方以論藥。不可執葯而論方。明辨類函云。古方雖已驗之良劑。而妙在加減。誠以人之受病。萬有其殊。執方則以方爲崇矣。藥不執方。合宜而用。蓋名言也。余謂方即兵家之陣圖。匠氏之規矩也。圖可授。而不能授人鬪。匠可授人規矩。而不能授人巧。運用之妙。存乎心也。故程林曰。醫之有方。猶匠之有規矩。車之有轍跡。漁獵之有筌蹄也。神而明之。其悟在於劉輪矣。金鑑云。方者一定之法。法者不定之方也。古人之方。即古人之法寓焉。立一方。必有一方之精意存於其中。不求其精意。而徒執其方。是執方而昧法也。諸說參看。方法之辨自瞭然。

醫有法略

橘黃醫談云。醫事二焉。曰法曰略。法也者。本也經也正也。略也者。末也權也奇也。二者相爲表裏。故無法略。無所施。無略法。亦爲徒法。是以爲醫者。知法而不知略。則不能獲順應之機。知略而不知法。則不知持不動之安。若能守常以制變。經權遞施。奇正相救。醫之能事畢矣。夫雖取方於古。至用之何如。要存乎其人。是之謂略。故有法而無略。雖孫武子。不能制勝。岳武穆有言曰。陣而後戰。兵法之常。運用之妙。存乎一心。醫之於術。亦猶如此也。古人論竹曰。游泳矩度之外。奔放形迹之表。入法出法。則庶乎成一家奚。醫之術亦爲然。

三大關鍵

醫有三大關鍵。一曰識證。二曰立法。三曰用方。此三者之中。識證尤爲

緊要。若法與方。只在平日看書多記。如學者記誦之功。至識證。須多參古聖先賢之精義。由博反約。臨證處方。能有卓然定見。若識證不明。法方何得不錯哉。嚴器之曰。便習醫之流。讀其論而知其理。識其證而別其病。胷次了然而無惑。顧不博哉。

先立識見

醫之臨病也。先診之。須要立己之識見。而機變應用之方法。決然定斷矣。不然則規範擾亂。愈診而益惑。終使其人不起者。實醫之過也。故其初沉潛反覆。不敢輕下手。迨投的當之治。先告之以治效之緩急遲速。而決不要爲病家漫促責易確定之見也。苟不信醫言。不守儆戒者措而莫爲治。喻嘉遺法云。臨病先議證。後立方。其於未用藥之前。所定方按。無一字虛僞者。乃能徵信於後人。但執此繩。世誠不易多得也。

擇醫訣

疾疢百端。證候傳變。難以言盡。而其要不外陰陽表裏寒熱虛實八者。故擇醫者。須探其脈理精通。論證明白。凡治一病。必辨斯八者。一方一藥。必本諸經傳。此明醫也。訪得其人。又當明告病因。令其胸中了然。病自應手而愈矣。物理論云。醫者非仁愛。不可託也。非聰明理達。不可任也。非廉潔淳良。不可信也。陳氏小兒病源方論云。昔韓伯休有病不服藥。先當擇醫。若不擇醫。恐不死病而死於藥。史載之方云。病不早治。治不對症。迷邪謗正。順同惡異。病淹日久。困乃求醫。縱得良醫。治幾何。旨哉其言也。

三不朽

醫有三不朽。不矜名。不計利。即立德也。挽回造化。立起沉痾。即立功也。

闡發蘊奧。著述方書。即立言也。一藝而三者備焉。醫道之有關係於世大矣。所以稱鴻術也。陳念祖曰。三不朽事。立言居其一。詩詞賦不與焉。有人於此。若能明仲景之道。不爲異端末學所亂。民不夭扎。其功德及於天下後世也。

傷寒論註

傷寒論一書。爲文峻潔。義理淵奧。所以奪造化之權。而抉天地之秘。是以諸家注釋。紛紏不一。獨方中行出。新裁有所發揮。喻嘉言亦本中行。更益端。故後人崇信者最多。周楊俊曰。條辨晰理。明切尙論。精思爽豁。後漢以來幾二千年。註釋不乏。誠難與比。劉元胤曰。古人註張子傷寒論者。既無順文釋義之弊。克闢守陋襲謬之說。旨義明鬯。別開生面者。柯韻伯來蘇集是也。割裂舊章。以爲類纂。雖不免妄改古書之責。錯綜

有條。端緒井然。足以爲臨局施治之便者。錢天來溯源集是也。蓋二家之集。精則精矣。奈何博辨冗議。讀者不能驟窺其要焉。尤在涇之書。其說多原于韻伯。其分治法倣天來而變其例。更出新意。以啓發之。辭約理該。直截易了。雙珠一貫。斯供把玩。是亦活人之手段也。技癢錄云。註傷寒論者有三條。辨其文。方氏者以儒語。喻氏者以佛語。程氏者以俗語。各見其所自長。而其於仲景也。方氏則得其皮。喻氏則得其骨。程氏則得其肺肝。所謂首創者難爲功。因循者易爲力歟。而人有以俗語鄙俚議程氏者。殊不知渠欲使人易曉其旨。故特依俗語再聞佛者之文。有蘇曼多聲。專用諸喻俗。此亦或其意也。

傷寒癰疽

古人外感。以傷寒爲首。雜病。以癰疽爲首。陳無擇曰。世醫謂傷寒在諸

風之上。癱疽冠雜病之先。言此二病重大急切。許叔微曰。能醫傷寒。即能醫痘疹。能醫痘疹。即能醫癰毒。宋醫之見卓矣。

傷寒殺下虛

傷寒不問陰症陽症。陰毒陽毒。要之眞氣完壯者易醫。眞氣虛損者難治。昌谷道人种云。大風先倒無根樹。傷寒偏死下虛人。王恬智囊云。犯色傷寒猶易治。傷寒犯色最難醫。誠哉是言也。

傷寒六經

仲景傷寒論六經。與內經熱病論六經自異。故六經首節。止提某某之爲病。而不言足太陽足少陰之爲病。其義可思矣。程郊倩曰。仲景六經條中。不但脈症上認病。要人兼審及病情。故太陽曰惡寒。陽明曰惡熱。少陽曰喜嘔。太陰曰食不下。少陰曰但欲寐。厥陰曰不欲食。凡此皆病情也。舒氏曰。夫仲景六病方法。乃萬法之祖。誠能潛心體備。則治疫乃餘技耳。

金匱發揮

陳念祖曰。仲景傷寒論以六經提綱。而金匱爲治雜病之書。則以病症之同類合彙之。其病症方治。可以互參。如百合狐惑陰陽毒。合爲一篇。中風歷節。合爲一篇。血痺虛勞。合爲一篇之類是也。蓋以六經鈐百病。爲不易之定法。以此病例彼病。爲啓悟之捷法也。又曰。余讀金匱。書中隱寓有大手眼。喻嘉言亦悟其妙。俱引而不發者。難與俗人言也。余臨證以來。每見欬嗽百藥不效者。迸去雜書之條緒紛繁。而覔出一條生路。止於傷寒論得之治法。傷寒論云。上焦得通。津液得下。胃氣因和。三句是金針之度。傷寒論小柴胡湯謂咳者去人參生薑。加乾薑五味子。

此爲傷寒言。而不盡爲傷寒言也。余取上焦得通三句。借治勞傷欬嗽。往往獲效。又曰。羣言淆亂衷於聖。仲景後無書可讀。而婦人產後。各家各逞臆說。互相衆訟。余所以止錄金匱全文。如日月一出。爝火無光。又曰。惟於婦人雜病。及全部中。屬詞比事。得其一言一字。以啓悟機。斷無不可治之證矣。又曰。尤在涇著金匱心典。卓然大家。續出金匱翼。全失本來面目。但中風總論。雖於金匱有出入處。而採集時說。堪爲行道者。行一覓食之路。又曰。尤在涇新立七法。授時醫之捷徑。余閱江蘇顧西疇。徐炳南之治按。多本於此。

王叔和成無己

世之讀傷寒論者。以王叔和成無己爲仲景之奴隷。不深注意。或誹以爲亂臣賊子。王叔和曰。凡人有病。不時即治。隱忍冀差。以爲痼疾。小兒女子。益以滋甚。時氣不和。便當早言尋其邪由。及在腠理。以時治之。罕不愈者。患人忍之數日。乃說邪氣入臟。則難可制。成無己曰。凡爲醫者。要識邪氣所起所在。審其所起。知邪氣之由來。觀其所在。知邪氣之虛實。發汗吐下之不差。温補針灸之適當。則十全之功可得也。二子之說。可謂得仲景之眞傳矣。太平御覽引養生論云。王叔和性沈靜。好著述。攷覈遺文。採群言。撰脈經十卷。千金方食治條云。王熙稱食不欲雜。續古文苑後魏高湛養生論。引此語爲王叔和言。醫心方食禁部引養生要集。作高平王熙叔和曰。據二書。則王熙字叔和。以字稱。非複姓。程郊倩後條辨詆王叔和。書其字似理。成無己。古今醫統云。世習儒醫。無己尤該博群書。有敏質。祖述仲景傷寒。辨折表裏虛實。極其旨趣。著有傷寒明理論。凡數十卷行世。

本草辨僞

晁氏曰。神農本草三卷。書中有後漢郡縣名。蓋上世未著文字。師學相傳。至張機華佗。始爲編述。筍譜云。神農作本草。非也。三五之世。朴略之風。史氏不繁。紀錄無見斯實。後醫工知草木之性。託名炎帝耳。夢溪筆談云。如神農本草。最爲舊書。其間差誤尤多。醫不可以不知也。呂復曰。本草三卷。舊稱神農本經。漢藝文志未嘗錄。至梁陶隱居。始尊信而表章之。謂此書應與素問同類。但後人多更修飾之耳。啖助曰。古之解說。悉是口傳。自漢以來。乃爲章句。如本章皆後漢時郡國。而題以神農。山海經廣說殷時。而云夏禹所記。自餘書籍。比比甚多。陶貞白文集云。本草之書。歷代久遠。既靡師受。又無注訓。傳寫之人。遺誤相繼。文義殘闕。莫之是正。物茂卿曰。神農之時。食纔穀粒。衣尚皮毛。宮室器具。凡百緊要物事。猶且無有。若世而聖人遽作文字。則聖人可謂不知時務矣。所謂神農嘗百藥。亦惟七八種若數種。口傳而相教焉耳。及黃帝之時。衣服宮室。器具制度。方始草創。於是蒼頡始造文字。乃知伏犧龍書。神農穗書。悉爲後人所擬。又知黃帝有書。亦唯如後世民間帳簿日錄之比已。尚何本草經三卷。內經十八卷。浩博文字之有哉。是不待智者可知也。若謂必有之。則是大不近人情矣。能讀儒書。而知古今民俗之醇醨。與聖人隨世設教之不同。及夫文字氣象者。將無疑乎吾言矣。如夫屑屑乎藥性治能之當否。論本草之非神農書。可謂不知大體也。

經傳別朱墨

古者經傳。或以朱墨別之。孔安國孝經序曰。朱以發經。墨以起傳是也。後世不必然。或以字之大小。或以行之高低別之。皆所以便於覽者也。

證類本草序。王冰素問序。肘后外臺皆可徵焉。陶氏本草序錄云。藥合七百三十種。各別有目錄。並朱墨雜書。掌禹錫等曰。本草例。神農本經以朱書。名醫別錄以墨書。王冰素問序云。凡所加字。皆朱書其文。使今古必分。字不雜糅。陶氏肘後備急方序云。輒更採集補缺。凡一百一首。以朱書甄別。外臺脚氣門引吳氏云。以朱題蘇。唐。徐姓號。各於方論下傳之是也。又按陸德明經傳釋文。以墨書經本。朱字辨注。是亦朱墨易處耳。溫史云。蘇綽始制文按程式。朱墨入計帳戶籍云云。皆與陶弘景相上下。蓋當時朱墨之別猶存也。

素問出戰國秦漢

程伊川曰。素問之書。善言亦多。如善言天者。必有驗於人。善言古者。必有驗於今。善觀人者。必有見於己。必於戰國之末之書也。劉松峯曰。內經多係後人假托。觀其文章可見。即如尙書斷自唐虞。其文辭佶屈聱牙。非註解猝莫能醒。內經若果係黃帝時書。其文辭之古奧。又不知更當何如者。今觀其筆墨。半似秦漢文字。其爲後人假托不少。況乃屢經兵火。不無錯簡魯魚。勢所必然。孟子於武成。尙取其二三策。況乃他焉者乎。中西深齋曰。農黃氏邈矣。尙書之肇于唐虞。學者必考信于此。則素靈之果成于黃岐氏耶。先于尙書年世其幾何。雖道不同。而文辭不相肖。其何太遠也。說者以爲先秦僞撰。或以爲六朝辭氣。此皆似有所見。乃今審其文脈。固不能出於六朝之上。然猶可考于今者。雜存乎其間。則非可全廢也。蓋當其撰之始。幸有古語之傳者。首之尾之。羽之毛之。補綴敷演。以成其篇而已。故欲讀其書。以考信于此者。豈可不善擇哉。此說與松峯殆合轍。可謂奇矣。余謂恐是漢人之作。其說皆本老子。

蓋出于漢初黃老學盛之時。又按所引語。或見武帝制策。六經無眞字。始見老莊之書。今素問以上古天眞冠篇首。注引老子語者凡九。疑出王冰之手。考仝元起注。本此篇載在第九卷。可以徵耳。喜多村栲窓曰。隋經籍志道德總論。有元始天尊天眞皇人天師眞人等目。此一篇疑是出于道家者流。後人取以攙於篇中。而王氏移弁諸卷首。遂使稱軒岐醫經。爲陰符亢倉之嚆矢矣。

以兵譬醫

以兵譬醫。其來尙矣。呂氏春秋云。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爲天下良藥也亦大矣。褚氏遺書云。用藥如用兵。用醫如用將。善用兵者。徒有車之功。善用藥者。薑有桂之効。知其才智。以軍付之。用將之道也。知其方技。以生付之。用醫之道也。明史大祖論兵曰。用兵猶用藥。藥能去疾。亦能致病。苟無事而動兵。是猶妄以瞑眩之藥。强進無病之人。縱不殞身。亦損元氣。醫方考云。任醫猶任將。用藥猶用兵。神于兵者。疊可以爲營。驅牛可以破敵。神于藥者。心解而機自靈。見超而術自神。不拘拘於紙上之陳言矣。赤水玄珠云。古稱用藥如用兵。奇正相生。鮮有不克敵者。仝嬰方論云。醫之用藥。藥之療病。如將之用兵。兵之料敵。當察其虛實。隨其機變。必獲勝効也。傷寒條辨云。任醫如任相。治病如治寇。用藥如用兵。立方如立國。黃宗義曰。醫如用兵。然奇正變化。運用從心。不離法。而亦不泥乎法。豈得爲前賢章句所埋。遂寄人籬下。而不思所以變通之也。和氣惟亨曰。醫之用方。如將之用兵也。方不擇。則治不效。兵不擇。則戰不利。故其善治善戰者。擇之爲務。然擇之。不取于衆博之中。則兵之與方乏窄。不能有活

手段。安得爲良醫良將哉。烟惟和曰。醫之用藥也。猶將之用兵歟。彊弱安危之效。死生起活之機。不可輕也。夫兵有正有奇。馬步擇地。弓刀異便。多算勝。少算不勝。豈唯兵爲然哉。由此觀之。兵法之通於醫法可知矣。不惟兵法。至夫小技曲藝之事。苟得其解。則頭頭皆是。精思必有得焉。

借醫喻政

古人或借醫喻朝政。或以身疾譬國事。而於醫理最切者。蘇東坡曰。夫國之長短。如人之壽夭在元氣。國之長短在風俗。世有尫羸而壽考。亦有盛壯而暴亡。若元氣猶存。則尫羸而無害。及其已耗。則盛壯而愈危。愛惜風俗。如護元氣。朱文公壬午應詔封事云。臣竊觀今日天下之勢。如人之有重病。內自心腹。外達四肢。蓋無一毛一髮不受病者。雖於起

居飲食。未至有妨。然其危迫之證。深於醫者。固已望之而走矣。是必得盧扁華佗之輩。授以神丹妙劑。爲之湔腸滌胃。以去病根。然後可以幸於安全。如其不然。則病日益深。而病者不覺。其可寒心。殆非俗醫常藥之所能及也。又繳納南康任滿合奏稟事件狀云。臣竊以爲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宜。小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不深畏也。呂誨上疏云。臣本無宿疾。偶值醫者。用術乖方。殊不知脈候有虛實。陰陽有順逆。診藥有標本。治療有先後。妄投湯劑。率情任意。差之指下。禍延四支。寖成風痺。遂艱行步。非祇憚跛戻之苦。又將虞心腹之變。馬從諫曰。竊觀時事。如尫羸之人病大疽。疽將潰及腹背。危急甚矣。惟

攻刺封剔。以盡決癰毒。而後徐理其羸弱可也。彼庸醫者。執議思補。而毒氣入腹不可救。悔何及焉。然剔刺甚恐人。溫補之言爲易入。因循誤國計者。固庸醫者流也。劉宗周曰。病而轉亟。即肢體臟腑皆無可療。計惟有提攝元陽之一法。可以起死回生。安知治本之不足恃緩急乎。而不然者。終日調兵。終日治器械。終日繕城地。亦何益於成敗之數。巖垣月洲曰。范文正公曰。不爲良相。則爲良醫。夫治國猶治病。標急則治標。本急則治本。爲良醫者。視緩急何如耳。宋人之病。在國貧兵弱。狃安畏戰。而西北之虜。要劫百端。如嬰兒之臂。坐取金帛。飽則和。不飽則戰。戰與和皆由彼不由己。國勢岌岌乎危矣。此非所先憂乎。憂之何如。綜核名實。富國强兵而已。此救時之急務。對症之良方也。而公之見不及此何耶。儲欣吳尙書傳云。明亡天下如潰癰決裂於懷宗。而養毒在神宗之世。誠得良醫一二。拔本塞源。詎曰小補。惜當時無以大任屬公者。夫治疾治國。其理一也。故古人多假以發其義。蓋以譬喻之言易入也。

治國有補瀉

補瀉之辨。在醫家最爲緊要。夫邪固毒深。勢如强寇。不速去之。其禍不測。而存亡之機。則在根元。氣既虧。不補將何以復。此理不止疾病。邦人佐久間象山曰。醫之治病也。其過于實者。泄之瀉之。其虛者而補之。要在濟夭死。以保其康寧耳矣。聖賢救世之言亦猶是也。當孟子之時。天下以攻伐爲務。民苦於塗炭。故曰我善爲陣。我善爲戰。大罪也。又曰。善戰者服上刑。又曰。我能爲君約與國。戰必克。今之所謂良臣。古之所謂民賊也。皆救世之言也。今也海外諸蕃。其智巧技能。與往時殊。若耆老之與童孺。不同科也。其兵威之所加。駸々乎隔海之國。而莫之能遏也。

而吾邦儒者誤讀孟子。不審天下之形勢。不察萬國之情狀。兵力萎爾。而不知奮也。械器濫惡。而不加精也。外蕃改銃礮。變兵法。而不肯講矣。造火船。革城制。而不肯效矣。曰何以礮艦技巧爲哉。亦有仁義而已矣。是猶治病虛者。而不知所以補之。幾何不殺人也。去歲以彌利堅之事與彼加我屢以無禮。而我不動手。至于忍國大恥。假地以紓禍。夫誰使之然耶。吾恐世之儒者。終亦不能逃其罪也。元歐陽起鳴曰。天下猶一身也。唯老於醫者。爲能攻一身之疾。惟老於吏事者。爲能攻天下之疾。醫不用扁和。則毒之以傷生伐性之劑。疾去而元氣餒矣。謀國者非飽於世故。則捨德教之梁肉。而試刑罰之烏喙。國之精神雖振。而脈弱矣。二子之論相反而俱是矣。

醫方如變譜

阿文勒曰。滿腹皆書。能害事。腹中竟無一卷書。亦能害事。國奕不廢舊譜。而不執舊譜。國醫不泥古方。而不離古方。是可爲泥古者鑑乎。大學衍義云。兵法譬則奕者之譜也。譜設爲之法爾。用之以應變制勝。則在乎人。兵法亦猶是焉。嗚呼。世之藝術皆然。豈特兵哉。蔣濤本草詩箋序曰。醫之有方也。猶陣之有圖。奕之有譜。善用之。足以制勝。不善用之。未有不失算而敗者也。河汾氏之言曰。醫者意也。藥者淪也。先得大意。後以藥物疏淪之。此可謂善言醫者矣。先輩曰。醫之有譜。猶奕之有譜。師心者廢譜。拘方者泥譜。其失則均。又曰。但依法運用。如撿譜對奕。必敗。如拘方治病。病必殆。俱有理。錢虞山曰。善奕者取全局。善讀者取全史。讀醫書亦然。

經方有神

經方愈讀愈有味。愈用愈神。凡日間臨證立方。至晚間。參之於經方、必別有神悟焉。吳醫彙講云。看病認不眞切。則靜坐思之。總於望聞問切四者中。投求病機。必有得心之處。胸中了了。用藥方靈。若終於疑惑。而勉强投方。竊恐誤人性命也。韓飛霞曰。予每以夜央跏坐。爲人處方。有經句不能下筆者。劉桂山曰。古人用心之切。可以想見、未有如今取次處方者。余謂。跏坐費隙。不若查對經方之妙。

幼科活套

千金方云。寧醫十婦人。莫療一老兒、黃帝云。若吾不能察其幼小也。寶鑑云。冠壯易明、幼童難治。孫眞人云。醫有十三科。最難者無過於小兒也。金鑑云。嬰兒氣血未充。形神怯弱。藏府柔脆。風痰驚食。諸邪易乘難去。故急則爲驚。緩則爲疳。即吐瀉感冒等證。治之稍不如法。皆足變生不測。前賢稱爲難醫。不誠然哉。非理明心細。識精膽大。未易擅場。按幼科。實非大方脈之比。然治法自有一定之理。小兒方論云。病各有源。治各隨證。由博而約。不過大人方法推之也。幼幼集成云。診治權衡。一遵經旨。罔或偏枯。務期有當於理。而無害於人而後已。理路通暢。用方簡切。並無幽渺難明之說。胡卣臣曰。習幼科者。能虛心領會。便可免乎殃咎。若駭爲異說。則造孽無極矣。

庸醫殺人

呂覽云。病人元無事。庸醫殺之。天下元無事。庸相亂之。張子和曰。陸象先嘗云。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余亦曰。正氣本亂。庸醫擾之爲劇耳。殆似相襲者。祝芷塘咏藥詩云。嘗遍苦甘千百味。活人常少殺人多。我邦松浦交翠亦常曰。服庸醫之藥。不如不服。習庸儒之敎。不若不

習。亦同見。

醫品

古人謂有詩人之詩。有才子之詩。有學者之詩。學者以才富。才子以氣雄。詩人以韻格勝。然律以古之作詩者。則皆無是也。古之作詩者。要惟言其所不得已與其所自得而已。余謂學者之醫以理勝。才子之醫以機當。然比古之醫。不及遠矣。古之醫。心得而手應。絕無規撫之迹。其他醫有多品。如神醫明醫德醫隱醫奸醫之類。蕭京醫鑑既備論之。故不贅焉。

食醫

勿剪知新錄云。古者天子有食醫與御醫。有醫萬民之醫。無醫天子之醫。豈至尊如天子而不用醫乎哉。不知醫於無病之日。勝於將病之時。

醫於將形之時。又勝已形之後。食醫者。正防於未然者也。是以三代以前多壽者衆。此不獨爲天子而然也。或疑之。食與醫不相合也。合食於醫。立名殊異。不知病之來。有由於食之不得其宜者。而因以致病。是食醫何可不講也。盧復曰。仰追先典。以民爲國本。疾爲民賊。特命醫師以醫之可否。而攻治之得失。惠民藥局。蓋本諸此。今恐失其意。可發一歎。其中如食醫一端。尤爲養身切務。不可不精究者。政所謂治未病。爲居安思危之首事也。海保臯鶴曰。戡亂伐逆。誅惡除暴。謂之武也。守成養衆。肥邦育賢。謂之文也。譬之人身。則守養肥育者。五穀菜蔬禽獸魚鼈也。戡伐誅除者。毒藥鍼石熨蒸按摩也。有武官與文官。而後國安矣。有疾醫與食醫。而後身安矣。周書之語治國。諭保身如此矣。佐藤一齋曰。周官有食醫。掌飲食。飲食須視爲常用藥餌耳。食不厭精。膾不厭細。即

是製法謹嚴意思。食饐而餲。魚餧而肉敗。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即是藥品精良意思。肉雖多。不使食氣。即是君臣佐使。分量意思。余謂子所慎齊。戰疾。是護身之大旨。少之時。血氣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壯也。血氣方剛。戒之在鬭。及其老也。血氣既衰。戒之在得。是攝生之要。

病從口生

鬼谷子云。口可以食。不可以言。劉夢得口兵戒云。可以食。勿以多言。是謂其常耳。千金方云。諺曰。百病從口生。傅休奕口銘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雞肋篇云。釋經謂甘刀及之蜜。忘截舌之患。況又害不在目前乎。諺謂。病從口入。禍從口出。信矣。胡兆新曰。有病之人。慎寒暖。節飲食。戒忌食物。最爲要事。在傷寒有食復之症。諺云。食入於口。而病隨之。寒溫不適。亦足致病也。佐藤一齋曰。人最當慎口。口之職兼二用。出言語。納飲食是也。不慎於言語。足以速禍。不慎於飲食。足以致病。諺云。禍自口出。病自口入。諸説皆有理。

治病如治國

醫之治病。猶將之禦敵。宰之治民也。禦敵有法。奇正虛實。隨機應變。不知法。則不足以禦敵焉。治民有道。刑政教化。以時而施。不明道。則不足以臨民焉。病有陰陽表裏虛實緩急之殊。醫有寒溫汗下補瀉輕重之異。不知之。則不足以臨病焉。始揭古人説。以爲鑒矣。容齋五筆云。睿宗召司馬子徵。帝曰。治身則爾。治國則若何。曰。國猶身也。故游心於淡。合氣於漠。與物自然。而無私焉。而天下治。魏鄭公諫續錄。上謂侍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不可救矣。張從正曰。夫一身猶一國也。如尋邑百萬圍昆陽。此五實證也。故蕭王親犯中

原而篤戰。如河內飢。而又經火災。此五虛證也。故汲黯不避矯詔。而發倉廩。此可與達權知變者論。不可與貪常嗜瑣者說也。故曰。庸人誤天下。庸工誤病人。正一理也。尤在涇曰。治病猶治國也。治國者。必審往古理亂之事迹。與政治之得失。而後斟之以時。酌之以勢。而從而因革之。治病者。必知前哲察病之機宜。與治療之方法。而後合之氣體。辨之方土。而從而損益之。蓋未有事不師古。而有濟於今者。亦未有言之無文。而能行之遠者也。陳念祖曰。治病如治國。國中不患有眞小人。唯患有僞君子也。

張從正朱震亨

紀曉嵐曰。天地之陰陽均調。萬物乃生。人身之陰陽均調。百脈乃和。故素問云。亢則害。承則制。自丹溪立陽常有餘。陰常不足之說。醫家失其本旨。往往以苦寒伐生氣。張介賓輩矯枉過直。遂偏於補陽。而參耆桂附流弊。亦至於殺。是未知易道扶陽。而乾之上九。亦戒以亢陽有悔也。嗜慾日盛。羸弱者多。溫補之劑。易見小効。堅信者遂衆。故余謂。偏伐陽者。韓非刑名之學。偏補陽者。商鞅富強之術。初用皆有功。積重不返。其損傷根本則一也。又曰。張從正宗河間劉守眞用藥多寒涼。其汗吐下三法。當時多異議。故書中辨謗之處爲多。丹溪朱震亨亦譏其偏。後人遂并其書置之。然病情萬狀。各有所宜。當攻不攻。與當補不補。厥弊維均。偏執其法。固非竟斥其法。亦非也。惟中間負氣求勝。不免過激。欲矯庸醫恃補之失。或至過直。又傳其學者。不知宗脈虛實。論病久漸。概以峻利施治。遂致爲世所藉口。要之未明從正本意耳。余謂。從正負氣求勝。故其議論不免過激過直。然立千古未曾有之言。以別開生面者。宇

宙間能有幾。孫一奎曰。戴人不當以攻擊蒙譏。斯言信矣。

諸家論人身

抱朴子云。一人之身。一國之象也。胸腹之位。猶宮室也。四肢之別。猶郊境也。骨節猶百官也。神猶君也。血猶臣也。氣猶民也。知治身。則能治國矣。夫愛其民。所以安其國。惜其氣。所以全其身。民散則國亡。氣竭則身死。死者不可生也。亡者不可全也。是以至人消未起之患。治未病之疾。醫之於無事之前。不追於既逝之後。夫人難養而易危。氣難淸而易濁。故能審威德。所以保社稷。割嗜慾。所以固血氣。然後眞一存焉。三一（一作精神）守焉。百病却焉。年壽延焉。博物志云。地以名山爲輔佐。石爲之骨。川爲之脈。草木爲之毛。土爲之肉。天祿閣外史云。天以薄蝕爲疾。地以崩溢爲疾。天子以幽厲爲疾。王侯以驕泰爲疾。士以貧蹇爲疾。大夫以酷佞爲病。庶人以饑寒爲病。今徵君之疾。蹇也。國不擧賢。使士有蹇疾羈于道路。軒冕者。多豺狼之羣。豪梁者。多犬豕之輩。由此觀之。士安得而無病也。夫疾以薄蝕崩溢。故天地以聖人爲醫。疾以幽厲驕泰。故天子王侯以賢子爲醫。疾以貧蹇。故士以夢北爲醫。疾以酷佞。故大夫以明主爲醫。疾以饑寒。故庶人以循吏爲醫。中藏經云。天地陽厥。驟風暴雨。雲物飛颺。人身陽厥。暴壅塞。忽喘促。四支不收。天地陰厥。飛霜走雹。朝昏暮靄。人身陰厥。暴啞卒寒。一身拘急。孫思邈曰。天有四時五行。寒熱迭居。和爲雨。怒爲風。凝爲霜雪。張爲虹霓。天常數也。人之四支五藏。一覺一寢。吐納往來。流爲榮衛。章爲氣色。發爲音聲。人常也。陽用其形。陰用其精。天人所同也。失則蒸生熱。否生寒。結爲瘤贅。陷爲癰疽。奔則喘乏。竭則燋橋。發乎面。動乎形。天地亦然。五緯縮贏。孛慧飛流。其危診也。

寒暑不時。其蒸否也。石立土踊。是其瘤贅。山崩土陷。是其癰疽。奔風暴雨。其喘乏。川瀆竭涸。其燋橋。高醫導以藥石。救以砭劑。聖人和以至德。輔以人事。故體有可愈之疾。天有可振之災。國語云。籧篨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僥不可使舉。侏儒不可使援。矇瞍不可使視。嚚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僮昏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竢也。若有違質。教將不入。其何善之爲。公曰。然則教無益乎。對曰胡爲。文益其質。故人生而學。非學不入。公曰。奈夫八疾何。對曰官師之所材也。戚施直鎛。籧篨蒙璆。侏儒扶盧。矇瞍修聲。聾聵司命。僮昏嚚瘖僬僥。官師所不材也。淮南子云。伊尹之興土功也。修脛者使之跖钁。强脊者使之負土。眇者使之堆。傴者使之塗。靈樞云。明目者可使視色。聰耳者可使聽音。捷疾語辭者。可使傳論語。徐而安靜。手巧而心審諦者。可使行鍼

艾。理血氣。而調諸逆順。察陰陽而兼諸方。緩節柔筋。而心和調者。可使導引行氣。疾毒言語輕人者。可使唾癰呪病。爪苦手毒。爲事善傷者。可使按積抑痺。蓬窓日錄（明陳全之）云。眼者身之鏡。耳者體之牖。視多則鏡昏。聽昏則牖閉。面者神之庭。髮者腦之華。心悲則面燋。腦減則髮素。精者體之神。明者身之寶。勞多則精散。營竟則明消。延壽書（參元）云。天地之間。人爲貴。然囿於形。而莫知其所以貴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目象日月。毛髮肉骨。象山林土石。呼爲風。呵爲露。喜而景星慶雲。怒而震霆迅雷。血液流潤。而江河淮海。至於四肢之四時。五臟之五行。六腑之六律。若是者。吾自在天地同流也。豈不貴乎。觀物編（清石龐）云。血之所至。搔之則痒。刺之則驚。惟爪與牙。血所不至。故爲痛癢之所不至。若夫四肢之間。血氣不行。則痲木而不仁。一身之間。皆不仁焉。斯死。山居四要（汪汝懋）云。

氣清則神暢。氣濁則神昏。氣亂則神勞。氣衰則神去。起晏則神不清。張鏽曰。夫人之一身。有理有神。有氣有形。仁義禮智信。理也。知覺運動。神也。屈伸呼吸。氣也。耳目口鼻四肢。形也。以理宰神。以神運氣。以氣役形。施之身。措之世。而人倫出焉。所謂道也。松崎復曰。二氣生人。爲之目。爲之耳鼻口。爲之手足。夫既有目。不能無見。既有耳。不能無聞。口不得不言。足不得不行。而其見聞言行。一皆歸之乎心。心性。則氣之精者也。然而性情之欲。動乎耳目。耳目引之。情欲害心。是賢者所以絕私欲。全心性。欲既滅矣。廓然大虛。不復容人欲之滓。其動應於感已。乃有所言。猶鐘籥發聲於弄擊也

佛猶疝塊

朱文公曰。佛之在世也。猶人有疝塊也。雖攻之擊之。而驅其惱魔。乘七情發動。則煩懣又及之。今佛染人骨髓既深。蕩民情慾既久。而其爲疝塊也。又既極矣。若或爲人其人。火其書。廬其居事。潰亂之危。甚於朽索馭六馬。烏乎。醫之善者。不爲攻擊。損其天年。由此。則馭佛之術。在暫放其頽風。而備其橫行耳。金谿醫談二。二翠軒療疝癥方甚奇。黑文字皮大。烏藥。猪苓。木通。茯苓。澤瀉。梹榔子各小末服。莫不治者。牙卿從子。月輪安齊命此方爲⿴囗佛字散。⿴囗佛音弗。此字其所自製。曰疝災人身。如佛之災國中。其始末不可爲名狀也。今日諸疾見危證者。多疝之所爲。故云。

此說蓋本于文公也。

大氣擧之

張九韶理學類篇云。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擧之。是也。大智

度論云。火相上炎。水相下潤。風相旁行。此即素問大氣擧之之義。唯代地以風耳。續易簡方曰。天地之間。有大氣焉。大氣不屈。天長地久。人身肖天地。既受其傷。故有是證。惟人身中。有大筋大骨。大肉大氣。今之四大不安者是也。中書洪先生按。此只大氣受傷耳。陳念祖曰。陽春有脚。能去而亦能來。別有所以留之之道。吾於邵子之詩悟之。內經云。神在天爲風。又曰。大氣業擧之。莊子云。萬物以息相吹也。孟夫子謂塞乎天地之間。佛經以風輪。主持大地。異同處。實有一貫之道焉。昔人云。人在風中。而不見風。猶魚在水中。而不見水。風即氣也。人在氣交之中。得風以生。即宋儒所謂和風一至。萬物皆春是也。因風以害。即釋氏所謂業風一吹。金石烏有是也。香丙外集云。天氣皆水氣也。蓋水載地。而天包水。而氣承天。是天地之外皆水。而水之下乃氣。以其混淪而言。則謂之

大氣。以其旋轉束負而言。則謂之罡風。此日月星辰之。所以能從地下運行而出沒也。

三要九紀

江隣幾雜志云。九竅之邪。由三要入。三要者。耳目口也。又鄭語謂九藏爲九紀。皆醫書之所不言也。

內外三因

陶弘景補闕財后百一方序曰。案雖千種。大略只有三條而已。一則府藏經絡。因邪生疾。二則四支九竅。內外交媾。三則假爲他物。橫來傷害。陳無擇曰。若於三因推明。外曰寒熱風濕。內曰喜怒憂思。不內外。曰勞逸作强。各有證候。詳而推之。若綱在網。有條不紊。是皆敷演仲師三因者。而又大智度論云。先世行業報。故得種種病。今世冷熱風發。故亦得

種種病。今世病有二種。一者內病。五藏不調。結堅宿疾。二者外病。奔車逸馬。推壓墜落。兵及刀杖。種種諸病。迦昆羅仙人金七十論稱三苦云。一依內。二依外。三依天。依內者。謂風熱痰不平等。故能生病苦。依外者。所謂世人禽獸毒蛇。山崩岸柝等。所生之苦。名曰外苦。依天苦者。謂寒熱風雨雷電等。通如是種種。爲天所惱。而失心者。名曰天苦。此與醫家三因。名同而義大異。不可不辨焉。

論七情

儒書說七情。皆以好惡兩端言。在醫家亦然。云悲可以治怒。以愴惻苦楚之言感之。喜可以治悲。以謔浪褻狎之言娛之。恐可以治喜。以迫遽死亡之言怖之。怒可以治思。以汚辱欺罔之言觸之。思可以治恐。以慮彼志此之言奪之。是也。管子曰。思索生知。慢易生憂。暴傲生怨。憂鬱生疾。亦情至之言。

性理入醫

丹溪曰。氣有餘。便是火。景岳續之曰。氣不足。便是寒。山田麟嶼曰。補氣則血生。時雨將降。山川出雲。雨者血也。雲者氣也。圖南補之曰。驟雨將至。風先之。而風者氣也。雨者血也。景岳曰。陽主動。以動濟動。火上添油也。不焦爛乎。陰主靜。以靜益靜。雪上加霜也。不寂滅乎。又曰。虛者可固。實者不可固。久者可固。暴者不可固。當固不固。則滄海亦將竭。不可固而固。則閉門延寇也。二者俱當詳。雖性理家之言。皆近道。

論氣與熱

劉松峯曰。氣雖多端。然皆有名可稽。義可尋也。獨至於瘟疫。乃天地之厲氣。不得以迹求。未許以數測其來也。莫識其源。其去也難竟。其所入

感之。近則沿門闔戶。末之能逃。遠則城市鄉邑。遂無克獲免。是病之爲害於人者。莫瘟疫若也。格物新編云。熱之爲用。散之則彌于空。聚之則藏于物。取之無禁。用之不竭。是造物主之無盡藏也。如火之爲熱。人能取之。而不知其來。滅之而不知其去。造造而化化。有有而無無。開闢以來。萬物均無增減。俱能論氣與熱者。於醫理最盡矣。

避瘟法

猗湖樵書云。職方雜記云。哥阿島國人盡患疫。內有名醫依卜加得。不以藥石。令城內外遍舉火。火燒一晝夜。火息而病亦愈。蓋疫爲邪氣所侵。火氣猛烈。能盪滌諸邪。邪盡而疾愈。亦至理也。易曰。燥萬物者。莫燥乎火。疫者邪火也。猶龍雷之火。以正火滅之。是理不可不知焉。衛生寶鑑云。斯疾之召。或溝渠不泄。穢惡不修。薰烝而成者。或地多死氣。鬱發而成者。或官吏枉抑。怨讟而成之者。可於州治六合處。穿地深三尺。濶亦如之。取淨沙三斛實之。以醇酒三升沃其上。俾使君祝之。斯亦消除疫厲之良術。清會稽陶東亭惠直堂經驗方云。凡遇疫染。以初病人衣。於甑上蒸之。則一家不染。是皆避瘟要法。

元氣虛實

東涯漫筆云。人之受病。固有輕重之殊。而元氣亦有虛實之不同。元氣實而受病輕。則雖勿葯有喜。元氣虛而受病重。則雖有良醫。亦不能保其必不死。然受病之輕重。亦由元氣之虛實而致然。則元氣之不可不養也信然。方秦之季。匹夫倡難。而七廟墮。漢景帝之時。七國合謀構兵。以清君側爲名。而旋復夷滅。天下不搖。元氣之虛實。其效可見矣。若使七國之變。在元成之世。則漢業亦不支。

醫有南北

吉田宗恂南北經驗醫方大成註云。南北。言南方而經驗者。北方難用。北方而經驗者。南方難用。假令河間南方醫。故專用寒藥。東垣北方醫。故多用溫藥。南北異治。而今是書通南北經驗者。故方不執一偏。南北通治之義也。按王節齊曰。東垣北醫也。羅謙甫傳其法。以聞於江浙。丹溪南醫也。劉宗厚世其學。以鳴於陜西。四庫全書提要云。自宋金以來。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行於南。河間原病式宣明方論行於北。局方多溫燥之藥。河間主瀉火之說。其流弊亦適相等。元朱震亨始矯局方之偏。通河間之變。而補陰之說出焉。則醫有南北之名尙矣。

療詩病

趙甌北曰。觀古詩猶醫處方。詩格卑者。須觀岑李詩。語俗者。須讀李白孟浩然。病於寒瘦者。須讀王維昌齡。病於飣餖者。須觀高適張謂。予錄吳詩。姑以療崑體之獺祭耳。傷於吳詩者。亦應以崑體療之。病去藥除。何常之有。

窮理害醫

物外無理。事外無道。學者高譚性命。而不切己身。醫尤可憤也。程子曰。學者好高。如人游心千里之外。然其身卻在此。朱文公曰。近日學者病在好高。論語未問學而時習。便說一貫。孟子未言梁惠王問利。便說盡心。易未看六十四卦。便讀繫辭。此皆躐等之病。又云。聖賢議論。本是平易。今推之使高。鑿之使深。現今醫家之窮理。斯弊最甚。蓋西洋之說。已浸淫海內。其所謂窮理。足以惑人。昔者程子以佛氏之近理爲害。而今洋說之近理。甚於佛氏。害亦甚於佛氏焉。程伯子曰。邪誕妖妄之說競

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朱文公曰。邪說害正。人人得而攻之。不必聖人也。若不能攻討。又唱爲不必攻討之說者。其爲邪詖之徒。亂賊之黨。可知矣。余常揭此二說。以爲學西洋者之戒。

害道有二端

害道者有二端。畔而去之也。似而賊之也。畔而去之顯違乎道。人所易知。似而賊之隱謬乎道。而人轉喜之。余謂如西洋窮理學。其尤似而賊之者也。

辨肉食

古人曰。食水者。喜游而寒。食木者。多力而拂。食草者。善走而愚。食肉者。勇敢而悍。食穀者。智慧而巧。今廢穀而食肉。漫道西洋之所以智慧於人在茲。抑何意也。吾友村山拙軒曰。肉食者。便常帶黑色。不必由胃熱。穀食者。則便黃色。有熱則變黑色也。或然。

審西洋情

耶律德光謂晉臣曰。中國事我皆知之。吾國事汝曹不知也。明馬世奇論北虜曰。彼之情形。在我如濃霧。而我之情形。在彼如烈炬。今世昧於西洋醫理。殆如德光世奇所謂。而欲一旦廓清得乎。

備亂如服藥

蘇子瞻曰。治天下如養生。備亂如服葯。養生不過愼起居。節飲食。節愼在未病之前。服藥在已病之後。今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病未作。而藥殺人。余謂此庸醫之所稱爲延年益壽。而扁鵲倉公之所望而色阻。蘇氏其良醫哉。

牛渚漫錄卷一終